

紫琅  
诗会

## 山脉

◎水西

山脉越来越淡泊高远  
——隘口切分,大支、小支  
互相连接,也互相遗忘  
唯有席卷的余脉,等着秋风  
收回飘落的轮廓  
它们都曾在各自的领域  
据守积雨云的路过  
对于我们半生以后的翘首  
那里的危崖,绝顶  
道出多少骏马的悲恸  
松鼠和飞鸟一直在  
无边的词句中乱窜和飞翔  
我们胸口的涌动,拐过岔口  
平复了不同的隐衷  
荆棘一直在蜿蜒山路上  
带来凉风,轻拂树木的神经丛  
衰弱或兴奋,都有一阵瑟瑟

## 会飞的猫

◎王玮

乌黑的猫  
静止的凌晨  
街道空得像镜子  
盛满隐秘灵魂  
乌黑的猫  
扑扇着巨大的翅膀  
震耳欲聋的街道  
灵魂摇摇欲沉

你看不见它的翅膀吗  
明明路灯高耸羽翼高耸  
凌空御风  
甚至遮蔽了迷蒙的城市  
甚至笼罩了黑夜  
甚至涂抹了星月  
摇摇欲沉的灵魂  
猫默不作声

你说你看见她在流泪  
明明她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流  
浪鬼

你说你看见猫在拭泪水以  
羽毛

明明羽翼已在秘密燃烧  
火光熊熊清脆  
默不作声的猫  
泪水赤着脚

寒夜燃额火柴在手心  
寒夜的泪水  
也只有刚好摔成一模一样的  
两半

才能预言出为何手背温暖  
手心冻冰

赤脚的泪水  
被摔成两行  
一把大火点燃了猫的翅膀  
索念着细碎火光  
在黑夜里偷偷飞升  
化作路灯星辰

你说猫在流泪  
明明猫  
在飞



月季

◎奚昶智

## 十里春风蚕豆香

◎孙同林

“青蔓牵衣细草长,高低山路敛烟光。邻居田埂相逢语,十里春风蚕豆香。”古诗说春风蚕豆香,在我们这里却要等到初夏才能品尝到蚕豆香味。

蚕豆是江海平原上的传统美食。记得儿时,母亲每年秋天都会在田边、地角、田埂等零地上种上蚕豆。蚕豆也不计较,只要给它一片土地,它就会努力成就自己。蚕豆的生长期历经秋霜寒雪,但它不管不顾,在冰天雪地中悄悄积蓄力量,当春风唤醒大地的时候,便开始舒枝展叶,渐渐长成郁郁葱葱的模样,清明前后,蚕豆的枝叶间花朵萌动,孕育起豆荚的梦想。

开花期的蚕豆地景色很美,远远望去,一串串蚕豆花就像一只只蝴蝶在枝叶间翩翩起舞,无论是白色的抑或是粉紫色的花瓣,都张着一双黑亮的“眼睛”,有风天气,空气中便流动着蚕豆花清新淡雅的香味。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写过一

首《蚕豆花香图》:“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吐芬芳。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众香。”诗词描绘了蚕豆花盛开时的一派美景,同时写出蚕豆花不随波逐流、不媚俗的个性。小时候,我时常跟伙伴们一起钻在开花期的蚕豆枝叶间寻找“蚕豆耳朵”(一种形似小喇叭状的嫩绿叶子),它藏在蚕豆叶片中很难被发现,但为了做一个耳聪目明者,我们仍是乐此不疲地去找,去采摘。

当蚕豆花谢的时候,蚕豆荚就已经长成了。立夏后几天,母亲从地里将饱满的豆荚摘回来,剥开,两三颗小巧玲珑、青碧如玉的蚕豆,就像躺在襁褓中的婴儿,一副极安详的样子,仿佛还在沉睡中。采摘一小篮子豆荚,剥去豆荚壳,就有了一盘翠嫩的蚕豆。母亲用蒜苗和蚕豆一起清炒,便是一道难得的天然美味佳肴。儿时的我们常常等不及端到桌上,便在灶台上抓起刚出锅的蚕豆,忙不迭地填进嘴里,轻轻一

抿,清香微甜的豆仁便从嫩壳中挤了出来,绵软成泥,嫩、糯、香、鲜,口中满满的初夏味道。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新鲜的青蚕豆是那么味美,但世间的美好大多很短暂,嫩蚕豆也不例外,只吃几天,青蚕豆就老了。当青蚕豆起了“黑线”的时候,清炒时就需要多加些水,而且要在锅里多焖一点时间。或者,干脆把蚕豆皮去掉,青蚕豆瓣与雪菜搭配清炒,是一道不错的素食。当然,也可以烧豆瓣鸡蛋汤,其味亦佳。

收上来的老蚕豆,母亲会细心保存起来,夏天的夜晚,躺在院子里担起的门板上乘凉,眼望星空,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喷香扑鼻的炒蚕豆,耳边是阵阵蛙鸣,我就在祖父摇着的扇子和“讲古”声中进入甜蜜的梦乡。

又是立夏时节,嫩鲜蚕豆的清香已经在乡村的空气中弥漫。

芬芳  
一叶

◎

## 难忘的宝岛之歌

◎陆小鹿

今年春天,收看了《声生不息·宝岛季》。从栏目名即可知,《声生不息·宝岛季》主打的是宝岛台湾的歌。演唱嘉宾里既有我熟悉的老歌手胡德夫、张信哲、那英、杨宗纬、张韶涵……也有我没听过的新生代歌手马嘉祺、陈立农、陈卓璇、坏特……一众老歌手、新歌手,以全新的编曲演绎跨越四十年的台湾金曲,对我这个听了四十多年台湾歌曲的老听众来讲,是一次重温老歌的温馨旅程,也是一次接触新歌的新鲜体验。

胡德夫和那英隔空合唱的《橄榄树》将我带回了20世纪80年代。那时,三毛是我钟爱的作家,少女时代我的枕边常摆放着三毛的书:《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撒哈拉沙漠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三毛在台湾民歌时代合作的经典之作,歌曲凝聚了三毛对自

由奔放流浪生活的怀念。一头白发,一袭白衣,围着红围巾的胡德夫,坐在日月潭旁,边弹着钢琴,边忘我地唱着《橄榄树》,那英则在长沙的主舞台上与他隔空对唱,歌声中弥漫着淡淡的乡愁和缱绻的留恋。老歌手的实力仍铁中铮铮,一开口就是山河辽阔、岁月峥嵘,引人无限感慨。

令我颇感惊艳的是新生代歌手出手不凡。00后歌手马嘉祺翻唱的罗大佑的老歌《你的样子》,意外的清新悦耳。这是我第一次听马嘉祺的歌。马嘉祺是时代少年团的队长,从前我对新生代男团颇带些主观上的偏见,马嘉祺颠覆了我的认知。他的音色清澈纯净,不矫揉、不造作,虽然年少,歌声中却满含思绪万千的故事感。

除了看歌手,《声生不息·宝岛季》的另一个看点是听编曲。印象深刻的是华晨宇、魏如萱与坏特合

作的《舞娘》。《舞娘》本是蔡依林的一首快歌,经由改编,变成了一首具有音乐戏剧效果和张力的慢歌,演绎出迥然不同的味道。

节目中还穿插了不少采访。“你眼中的台湾音乐是什么?”那英说:“台湾从流行音乐来说,它算是我的一个青春”。毕赣说:“我成长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叫凯里,在贵州。在那样一个地方,台湾的很多流行音乐也传递过来了。”宋柯说:“从台湾过来的音乐,邓丽君的歌毫无疑问应该是我们最早听的,她的地位应该算华人世界女歌手第一”……触动心弦的歌声,跨越时空,将两岸民众的心紧紧相连。如同胡德夫在节目中所说:“有时候时间会把人分开,距离会把人分开,但是很多东西是分不开的。希望我们会相互激荡出另外一个时代,这桥面会越来越宽的,浪声会越来越大的,我们就是汹涌的海洋,生生不息”。

心窗  
片羽

◎